

黄蓝之吻

A Kiss of Yellow and Blue

舒怡然 著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黄蓝之吻 A Kiss of Yellow and Blue

舒怡然 著

Copyright © 2026 By 舒怡然 /Shu Yira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 年 9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85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50445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78-1-68372-902-0

作者简介



舒怡然

美国华语作家，现居弗吉尼亚州。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大学，获理学硕士。作品发表于《青年作家》《鸭绿江》《山西文学》《当代小说》《湘江文艺》《台港文学选刊》《香港文学》《文综》《世界日报》等。作品入选《2020海外华语小说年展》《海外华文文学精品集诗歌散文卷》《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选》等多种选本。曾获第二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优秀奖，美国汉新文学奖短篇小说和散文佳作奖，第一届“东西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黄蓝之吻》简介

《黄蓝之吻》精选了作者近期创作的十六篇短篇小说，取材于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书写留学、职场、婚姻、家庭与情感中的人生境遇。作品从普通人的日常处境出发，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之间，呈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错位、亲密与疏离，以及个体的迷惘、选择与得失。不同文明在这里相遇，不同生命彼此交错。那些关于离开与抵达、失去与寻找的故事，共同勾勒出一幅跨越文化边界的人性图景。

评论精选

好的小说家一定是写爱情的高手。读怡然的移民小说，就像一个爱的多棱镜，折射出不同色彩的光芒。有的光让人感动，有的光让人怜悯，也有的光让人刺痛。她特别善于把握海外移民人生的隐秘世界，善于把最敏感、最尖锐、最激烈的情感冲突呈现在读者面前。

海外文学评论家 **陈瑞琳**

舒怡然的小说，有精心的布局，细腻的表达，令人深思的寓意。这些故事都取材于作者在美国的生活体验，把读者带入中西文化碰撞的漩涡。人物的刻画，情节的展开，结局的收束，都突显出作者的功力。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 **李文心**

舒怡然以优雅的“他者”姿态，从容不迫的叙述笔调，温柔和缓的叙述态度，紧密精巧的叙事结构，为我们呈现出在中西文化差异、身份认同焦虑、女性异国爱情、代际人物沟通等常见主题中不同于其他旅美作家的写作范式。

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朱凌**

怡然的小说有一种舒缓自如、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她的小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却在生活之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处理，使之形成或优美或沉稳的好看小说。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总是有一根莫名的骨刺，让人物命运发展趋向合理，让读者心动。

加拿大作家 **陆蔚青**

怡然的文字给人不由自主的感觉，比如不得不牢牢地记住她笔下的美利坚的大雨。读完十几篇小说后，有一种情感会悄然袭来，而这情感，正如她笔下的蓝调。

日本作家 **黑孩**

目录

自序.....	001
蓝调.....	007
梦露街上的抢劫犯.....	028
到山那一边.....	038
并非男女.....	051
合同婚姻.....	066
重返伯明翰.....	090
当阿伦遇上珍妮.....	112
三个人的晚餐.....	127
法拉利太太.....	138
沉默的麦田.....	150
真相与幻象.....	169
藤尖上的少年.....	184
晴雨之间.....	214
毕加索之蓝.....	236
一生太短了.....	257
黄蓝之吻.....	275

自序

一九九五年一月初一个阴冷的清晨，我离开生活了十四年的北京，搭乘美联航班机经东京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了前途未卜的留学生活。那时我并没打算留在美国。骨子里，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挑战自我、冲破舒适区并非我的天性。但命运往往在我们犹豫未决时便悄然作出安排。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当年不来美国，如果没有这段不安定的移民生活经历，我还会沉迷于写作吗？可以说，是这片新大陆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也在无形中重构了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文化摩擦、身份错位、语言隔膜，在潜移默化间把我从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推向了叙述者的位置。我不再只是生活在故事里的人，也开始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是人生的转折与文化的碰撞，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与创作冲动，也激发了我去探寻身份与归属的幽微边界。

一个人离开故乡，故乡并不会随之消失。它会藏在记忆里，藏在语言里，藏在一个人下意识的选择里。它还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回来：一个黄昏，一缕熟悉的气味，一首多年未曾听过的歌，都能让人忽然想起故乡。

而异乡也会慢慢浸入我们的身体。最初，它是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群，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名字。后来，它变成每天经过的路、窗外的树、超市里的人声、每月的账单，以及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琐碎。我们在这里生活得越来越久，久到有一天忽然发觉，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也许移民真正的意义，并不是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

而是从此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我写的这些故事，大多与这样的生活有关。但我并不想把它们简单地归类为“移民故事”。在我看来，“移民”只是人物身上的一个身份，他们首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欲望、尊严、隐秘和痛楚；他们会爱，也会背叛；会期望，也会失望；会为了家庭牺牲，也会在牺牲之后生出种种怨怼。他们有时善良，有时自私；有时勇敢，有时怯懦。他们并不会因为身处异乡，便天然拥有某种高尚或者悲悯。

我的第一篇小说《梦露街上的抢劫犯》写于十几年前，是为参加北美“汉新文学奖”而作。这个不过六千字的故事，其诞生带着些许偶然，却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虚构”如何深刻地呈现了自我。那次获奖是对我写作的莫大鼓励，评委们对于小说的语言、结构和人物塑造的肯定，给了一个入门者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这本小说集精选了我近十年创作的十六个短篇小说。写作之初，我并未刻意寻找统一的主题，如今回头看，才发觉每个故事都带着各自的使命与方向。有的反映留学岁月的迷惘与困惑，如《蓝调》《梦露街上的抢劫犯》《藤尖上的少年》；有的触及美国职场中的人性幽暗与撕裂，如《重返伯明翰》《三个人的晚餐》《当阿伦遇上珍妮》；有探寻情感世界的暧昧与边界，如《到山那一边》《一生太短了》《黄蓝之吻》；有揭示家庭关系的隐痛与纠结，如《并非男女》《合同婚姻》《晴雨之间》。这些故事本身并非宏大叙事，却于不经意间构筑和呈现出我所理解的生活样貌。

E.M.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曾说过：“小说是一种创造性艺术。小说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而好小说，还要将由价值衡量的生活包括进去。”福斯特所谓的“由价值衡量的生活”正是小说的灵魂。好小说不仅在于讲故事，更在于主动挖掘隐匿于生活表象之下的精神内核，揭示生活中不易被察觉的那些东西。

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人在各种处境中的选择。一个人为什么留下，又为什么离开？为什么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依然会感到空虚？为什么来到新大陆获得了自由，却又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束缚？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小说恰恰为这种复杂性提供了塑造的空间。我觉得，小说不是解释生活，而是留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一次沉默，一场无言的告别，一个家庭讳莫如深的隐秘，一段看似平常的相遇。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细部，往往比宏大事件更能显露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现实生活中的人，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我不愿意把人物简单地划分成好人或坏人，我更愿意让他们保留人的复杂性。善与恶、软弱与尊严、伤害与被伤害，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而移民生活进一步放大了人性的复杂性。当熟悉的身份、关系与价值取向被打乱，人们不得不在故乡与异乡、过去与未来之间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有人得到自由，却失去归属；有人拥有财富，却失去亲情；有人告别过去，却发现过去从未真正走远。更多的人，只是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寻找一个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

我曾经反复追问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来形容移民生活呢？

故乡是什么颜色？也许是黄色。它像土地、像秋天、像黄昏，也像记忆深处那些渐渐褪色却始终无法抹去的往事。黄色并不只是温暖，有时也意味着落寞、苍凉和遥远。故乡对于一个离开它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存在，既亲切，又遥远；既怀念，又无法真正回去。

异乡又是什么颜色？也许是蓝色。蓝色是天空，也是海洋；是辽阔，也是距离。它让人想到自由，也让人想到孤独。一个人站在陌生的土地上仰望天空，会觉得世界忽然变得无比辽阔；可是辽阔

的世界，也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

当黄色和蓝色不期而遇，它们有时交融，有时碰撞，有时彼此覆盖，有时又隔着漫长的距离遥遥相望。而“吻”，大概就是两种生活之间短暂而复杂的靠近。它可能是温柔的，也可能带着疼痛；可以意味着亲近，也可以意味着别离。

《黄蓝之吻》里的这些人物，便生活这样的交界之处。他们怀揣着故乡来到异乡，又在异乡寻找自己的位置。有人终于安顿下来，有人始终漂泊不定；有人得到了一些，也因此失去了许多。更多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让生活走向何方。

黄与蓝，或许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无法分开的两种颜色。黄是故土，蓝是异乡；黄是我们无法彻底割舍的过去，蓝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吻”则是两种生命经验彼此触碰的瞬间，它也许非常短暂，却足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想为那些曾经被生活淹没的人留下一丝印记，留下他们的欲望、孤独、挣扎与叹息。而我始终相信，在黄与蓝交叠的地方，在故乡与异乡相遇的地方，在那些爱与失去、相遇与别离、选择与无奈之间，依然存在着某种微弱却真实的光。那是属于人性之光，也是《黄蓝之吻》想要留住的东西。

由衷感谢几位老师和文友为小说集写下评论。陈瑞琳老师热情而真诚的鼓励，让我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倍受鼓舞。李文心教授细致而深刻的点评，使我豁然开朗获益良多。素未谋面的朱凌教授，为小说集写下五千余字的文学评论，专业而诚恳地对我的小说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令我深为感动。加拿大作家陆蔚青和日本作家黑孩一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好友和知音，她们的支持和鼓励，于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力量。

深深感谢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让我在繁杂的生活中仍得以守

住一隅清净安心写作。感谢一路同行的文友，你们的坚持不懈让我相信，即使世界喧嚣，文学依然值得我们倾心热爱。

2026年8月16日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蓝调

1

米尼教授注定要走进她的生活，并且成为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她是有意回避，甚至强迫自己不去这么想。

在她居住的那个大学城里，留学生圈子不大，大家彼此都认识，甚至很熟稔，提起吴梅没有不知道的。很多人叫她吴姐，不光是她年龄比别人大了几岁，她的经历也不一般。上山下乡，返城高考，结婚生子，出国留学，她步步紧跟，哪个都没拉下，这样兜兜转转十来年，来到美国的时候，人已经三十多岁了。

吴梅梳着披肩发，发丝黑得透亮，她的眼睛不大，但透着一股灵秀气。不管从哪个角度，她在镜子里看到的总是两个吴梅。正面的吴梅脸色青白，眼神少有笑意，薄唇抿得紧紧的，面颊上的暗色斑点一目了然，那是儿子毛毛来到这个世界回赠给她的礼物，没什么好抱怨的。可背面的吴梅却是别有洞天，阳光晒过的蜜色皮肤光洁透亮，眼神里时不时漾出一个妩媚，很能搅动人心的。二十岁的吴梅绝不输于妩媚，这个徐凯心里最有数，不然他也不会万里迢迢，追着太太来到美国。

有女友曾私下给她递悄悄话，“吴姐，放松一点，别老是一脸严肃相，人家都说你跟江姐似的。”“是吗？”吴梅惊异地瞪大眼睛，这可不是她想象的自己。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那个她与她想被别人认定的她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冬天她爱穿一件黑白格子雪花呢短大衣，还是N年前北京街头

黄蓝之吻

流行的款式，双排扣大翻领，居然有识货之人给她指出来，你穿的这件很像列宁服嘛。吴梅嘴角轻轻一撇，真正的时装是不会过时的，懂吗？人家便无语。服装过不过时全在于人的眼光，过时的只有人。她几乎没在美国买过衣服，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回国云游淘宝所得——丽江的扎染裙子，苏绣真丝巾，秀水东街的丝质旗袍，连花雨伞都是杭州天堂牌的。这样颇具中国特色的打扮，给了她极高的辨识度，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你毫不费劲就能一眼认出她来。

米尼教授就是一眼便认出她来的。吴梅一下飞机，便遭遇飓风，没想到美利坚是用大雨如注来迎接她的。她正在左顾右盼时，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径直朝她走过来。他穿一件浅灰色夹克衫，深灰色棉质长裤，颀长的身材显示出长期坚持运动的结果。

“你就是梅，我没猜错吧？”他伸出同样颀长的手，手背上一层细细的茸毛，吴梅不好意思地把目光移开，米尼教授只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刹那间，像有一股电流顺着她的指尖传遍全身，让她猝不及防心头一颤。她抬起头，米尼正注视着她，好像在看一个逃学的孩子。吴梅有些慌不择路，情急之下冒出了一句，“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米尼朗朗地一笑，“你回头看一看，机场里还能找出第二个中国女孩吗？”

吴梅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说什么——“Chinese girl”，她已经三十四岁，儿子都上幼儿园了，在国内早已归入中年妇女的行列。吴梅还不懂美国男人，冲八十岁老太太都可以喊女孩的，“女孩”可不一定意味着年轻，最多也就是可爱的昵称。米尼随口而出的一句“中国女孩”，却在吴梅心底激起层层涟漪。她和米尼教授从未谋面，是乔治·米尼教授发表在一本生物医学工程杂志上的论文，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一九九三年，电邮在中国尚未安家落户，打到美国的国际长途每分钟将近十美元的天价，让平常百姓望而却步，两

个人的联系都是通过信件。

“太好了，终于过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再隔着太平洋讲话了，对不对？”说完，米尼大声笑起来。吴梅觉得自己像在做梦。就在几个月前，她还在为护照签证奔波到精疲力竭，为了早一点拿到留学生签证那一纸公文，她赶公交车换地铁，汗流浹背一路小跑到长安街电报大楼，给米尼教授打国际长途。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她却急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竟冲着话筒哭了起来。几天之后，她接到了国际特快专递送来的 I-20 表，或许是她的眼泪打动了教授，她不敢确定。现在米尼教授就站在她面前，看着他下颌一抖一抖的大胡子，她不敢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

行李提取处，吴梅对着自己的两只超大旅行箱，面露难色。她怯生生地问米尼，“你看，我们要不要叫人帮忙拉行李？”米尼摇摇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你以为我不是个合格的劳力？”说完，他冲她挤了挤眼睛，拉起两只旅行箱，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吴梅紧紧地跟在后面。

他们走过长长的甬道，米尼显然是在尽力寻找话题，问这问那，还时不时地发出一声惊叹，赞她是个多么勇敢的女孩子，居然从东京旧金山一路过关，他自己还从来没去过日本呢。吴梅可没法谈笑风生，她搜肠刮肚，平时背下的一大堆英文单词都逃到哪儿去了？她的记忆海洋一片虚空。这是她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美国人，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几年刻苦努力学的那一点英文，连个简单对话都应付不了。米尼感觉到了，他渐渐把语速慢了下来。

在一道玻璃门前，他们停住了脚步，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雾使夜色显得愈发幽暗。米尼低下头，对吴梅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停车场，开车过来接你。记住，别理陌生人！”

是的，别理陌生人，吴梅一直记着米尼教授这句忠告。可谁是陌生人呢？她孤身一人闯进新大陆，遇到的每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包括米尼教授。

他彬彬有礼地为她打开车门，这个镜头她只在美国电影里看过，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竟成了镜头里的主角，她有点心慌意乱。还没等坐稳，一条灰色的安全带自动滑下来，妥妥地贴在她的胸前，把她吓了一跳。米尼抿嘴笑着说，“对不起，这是新款Subaru跑车，没吓到你吧？”吴梅的脸又红了，为自己的少见多怪。想想就在十几小时前，她刚刚才打“面的”，一路颠簸地奔赴首都机场，那时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跑着这种迷你黄色小面的，因为便宜实惠。谁不晓得宝马奔驰豪华气派，可那是工薪阶层敢问津的吗？

米尼教授的跑车融入浓浓的夜色之中，车窗外的灯光忽明忽暗，迎面开来的车辆疾驰而过，溅起的水雾飞旋着久久不散。她在黑暗中打量着米尼的侧影，高高的鼻梁，犹如希腊雕塑般的线条，灰蓝色的眼睛盯着前方，他专注地开车，抑或专注地听音乐。很别致的爵士蓝调，节奏舒缓，曲径幽深，她从未听过这种韵味的音乐。

米尼教授把脸转过来，“喜欢吗？”吴梅点点头。

“这是我的最爱。我办公室里各种蓝调光盘，纽约蓝调，芝加哥蓝调，得克萨斯蓝调，城市蓝调，乡村蓝调，灵魂蓝调。是不是太多蓝调了？你喜欢的话，可以随意来挑选。”

“我只知道爵士蓝调，还从来没听说过有灵魂蓝调呢。”吴梅惊讶地说。

“这不奇怪，音乐终究都是关乎灵魂的，不是吗？”米尼的眼神变得格外柔和，吴梅避开了他的目光，低下头，屏息静气地听着。

米尼告诉她说，他为她找了个临时住所，房东是杜兰尼太太，她家里住了好几位中国留学生。先暂时住几天看看，如果不满意，随时都可以搬走。他反复叮嘱着，生怕她听不懂似的，“我没替你签租房协议，你没有被绑架，是自由的，你懂了吗？”吴梅眨眨眼，半懂不懂的样子。不单是生僻的词汇影响了她的理解力，更要